

草木疏校正

草木疏校正下

仁和趙佑學

鳳皇于飛

鳳雄曰鳳雌曰皇其雛為鸞鸞或曰鳳皇一名鷟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案爾雅釋文引毛詩草木疏云雄曰鳳雌曰皇一名鷟其雛名鸞鸞或曰鳳一名鸞鸞其形鴻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身燕頤鷄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翼挾信心抱忠足履正尾繫武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朝鳴曰發明晝鳴曰上翔夕鳴曰

滿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得其屢象之一則過之、二則翔之、三則集之、四則春秋居之、五則為身居之、則此條脫舛多矣、非醴泉不飲、陶本無唯廣要有之、却足以補釋文之闕、

鶴鳴于九臯

鶴形狀大如鶩、長脚、青黑、

陶本長下衍三尺二字、詩疏黑作翼

高三尺

餘、赤頂、赤目、

五字詩疏闕

喙長四寸餘、多純白、亦有蒼色

者、

亦詩疏作或

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鷄知

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

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鷄鳴時亦鳴。五字詩疏

鷄鳴于埵

鷄鷄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阜裙，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鷄彼晨風

晨風一名鷗似鷗青黃色燕頤毛本誤含鈎喙嚮風搖翅

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丁云晨風詩釋文作青色是也爾雅

疏作黃色非也此兼用二字

駝彼飛隼

隼鷗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陶本毛本並有注云擊一

一作鷗肩一作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此屬數種

皆為隼七字詩爾雅疏並闕

有隼維鷗

鷗微小于翟也走而且鳴曰鷗鷗其尾長肉甚美故

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麋兩足之美有鷓鴣者似麋而小

慮詩疏誤麋爾雅疏誤木

案嚴氏詩緝引此疏與孔邢二疏所載詳略不同豈二疏之引陸疏多有裁翦而嚴氏獨得其詳耶廣要已兩存以備參攷今復依文存之詩緝曰鷓鴣是雉中之別名陸璣曰微小于翟走而且鳴音鷓鴣鷓然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莖毛數寸如雄雉尾角也其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麋兩足之美有鷓鴣者

似鹿而小也。此所引必陸氏元文。甚次第音鵲。然蓋所謂自呼其名者。足以正新刻本注疏誤截。曰鵲為句之失。唯林慮作林麓。尚與孔疏同誤。說郭廣要之本。舛漏甚多。此一慮字獨有足正舊誤者。備載此條異同。亦見毛氏用心。

關關雉鳴

雉鳴大小如鵲

陶本本作鵲。毛注以作鵲為誤。非。

深目目上骨露出

詩爾雅疏無出字。

幽州人謂之鷩

爾雅疏作鷩。

而揚雄許慎皆曰

白鷩似鷹尾上白

十四字。詩爾雅疏皆有之。陶本毛本脫。今補。

案五鳩總名鳩析言之則有雉鳩鴈鳩等名不得混言如鳩詩爾雅疏並作大小如鴈是而朱子語錄言狀如鳩差小而長誤耳豈以氓詩食桑甚之鳩小宛之鳴鳩單言鳩者為正鳩而雉鳩如之乎不思鵲巢亦單言鳩舊皆為鴈鳩氓與小宛之鳩乃鵲鳩今斑鳩即爾雅之鵲鳩亦二字名者自鳩鷹常互相化後世名物失考無從細別徒以大為鷹小為鳩海蓋稱之然雉鳩有雕鶚之稱禽經以為魚鷹必不得小于斑鳩何廣要誤據訛本而反

以如鴟為誤也。驚諸家說所罕及。獨見此疏。詩疏同之。唯爾雅疏作鷩。蓋因郭注述毛傳鷩而有別之語。遂以致誤。鷩即鷩字。是言鳥性非鳥名。亦刊校之失。而揚雄以下云云。兩疏文同。顯然陸疏元文。蓋蕪採以傳疑。微有不然之意。考陸疏者。莫知其當補也。

鷩鷩在桑

鷩鷩鷩鷩。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為鷩鷩。一名鷩鷩。一名桑鷩。案鷩鷩有均一之德。飼釋文作飲其子。旦從上而

下莫從下而上平均如一

按以下兩雅疏無

案此條詩疏闕引爾雅疏引今梁宋至桑鳩止唯釋文于鵲巢序引其一名擊穀一語下接按鴈鳩云云恐亦德明自為案未必璣元文而後人誤綴集之也蓋鴈鳩之養七子也且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本鴈鳩詩毛傳文正義所謂相傳為然無正文者並不言陸疏有之陸本為毛作疏應無徑襲毛語為己案漫無數佐之理乃疏例所未有否或此條本在鵲巢題當為維鳩居之蓋因序有

德如鴈鳩傳有鴈鳩結鞠之文而為此疏并即述後傳語以證之則于例可通而題未確行更訪善本校正之

宛彼鳴鳩

鳴鳩鵲鳩一名斑鳩似鵲鳩而大鵲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斑鳩項有繡文斑然以上陶本闕今雲南鳥大如鳩而黃啼鳴相呼不同集謂金鳥或云黃當為鳩聲轉故名移也又云鳴鳩一名爽又云是鷦

案此條詩疏爾雅疏俱不載唯釋文于詩引草木
疏云鳴鳩斑鳩也于爾雅鵲鵲又引草木疏云斑
鳩也桂陽人謂之斑雉孔疏于氓詩則引斑鳩也
一語而已則元文之首當是鳴鳩鵲鳩斑鳩也桂
陽人謂之斑雉云云或桂陽句另在斑鳩項有繡
文斑然句下揔未必如今本而或云黃一名爽二
句尤顯有闕文廣要言其支離不相屬陶本首曰
鳴鳩却不誤奈其下並脫便接今雲南鳥下半段
則愈費讀解矣姑就二本錄存以待考

孫按此條訛謬不可解據埤雅鷓鴣條引陸璣云鷓鴣一名斑鳩蓋斑鳩似鷓鴣而大鷓鴣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者是也斑鳩項有繡文斑然故曰斑鳩則與此鷓鴣全異璣之言非細玩文勢其所引陸璣疏文只鷓鴣一名斑鳩一語而已其蓋斑鳩以下云云皆陸佃駁詩疏之語今本因埤雅所引牽連誤綴又截去故曰斑鳩四字乃愈不可解耳

翩翩者騅

鷓其今小鳩也一名鷓鳩幽州人或謂之鷓鴣爾雅疏作鷓
梁宋之間謂之鷓揚州人亦然

案詩釋文所引云夫不一名浮鳩則此首句鷓下
應有夫不二字毛傳鷓夫不也唯爾雅佳其鷓鴣
舍人曰鷓一名鷓鴣鄭樵曰其者指之之詞鳥之
短尾者皆謂之佳唯夫不專名焉故指言之則佳
其非斷句讀爾雅者多誤陸為毛詩作疏本不必
有其字今更截去二字竟似以佳其為句非也

脊令在原

脊令大如鷦鷯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厭爾雅疏作赤
誤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黃鳥于飛

黃鳥黃鵬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鵲或

謂之黃鳥

詩爾雅疏釋文俱無此句

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鷽

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關西謂之黃鳥

詩爾雅疏無此

句釋文

一作鵬黃

陶本闕四字

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

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不

詩爾雅疏俱脫不字

亦是應節

趨時之鳥也或謂之黃袍

詩爾雅疏無此句

鴟鴞鴟鴞

陶本止題鴟鴞二字與後碩鼠同

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窠以麻紮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鷦鷯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爾雅疏無謂之工雀或五字另在挑蟲疏引方言有之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襪皆當作革旁

交交桑扈

桑扈

爾雅疏有竊脂二字是

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笏中膏

故曰竊脂

詩疏關笏中二字

肇允彼桃蟲

桃蟲今鵯鵯是也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為鵯故俗

語鵯鵯生鵯

丁云按景純以鵯鵯為鵯類以桃蟲為巧婦與陸不同

值其鷺羽

陶本作振鷺于飛誤

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

故字毛本作汶陽二字按詩爾雅疏

俱作故陶本是

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

之白鷺大小如鷗

詩爾雅疏無此句

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

鷹尾喙長三寸

陶本有許字

頭上有毛十數枚

陶本作數十非長

尺餘毳毳然與衆毛異甚好

詩爾雅疏無甚字

將欲取魚時

爾雅疏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好羣飛鳴。詩爾雅疏無此字

詩爾雅疏無此句

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爾雅疏闕引此二句

案爾雅疏不主釋鷺羽。故不引末二語。與詩疏別。然亦言是宛邱之疏。則毛本題得之。廣要較善于說郭本處。如無折我樹杞。及此題皆是。又據隋樂志。建鼓商世所作。棲翔鷺于其上。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言飾鼓以鷺。陳風亦曰。坎其擊鼓。

值其鷺羽羽翮皆筍虞之所懸說詩者乃以鷺為舞者之翳而訓值為持不知值者蓋植立之義此于舊說頗可存參蓋亦馬融以書鳥獸踟蹰為筍虞之意但必以西雝振鷺之飛亦為鼓上之鷺又以鷺為鼓精雖非無出不免太過聊節其大略附論存之

維鷺在梁

鷺水鳥形如鷗

陶本作鷗

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

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飛若小澤中有魚便

羣共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

鴻飛遵渚

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大小如鳬色亦白今人直謂鴻也

弋鳬與鴈

鳬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肅肅鵠羽

鵠鳥似鴈而虎文

五字詩
疏闕

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

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為危苦也

翩彼飛鵒

鵒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鵒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臠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鵒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

爾雅疏引此段在為

梟為鵒疏

流離之子

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鵒鵒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

案孔穎達以鴉梟為一、蓋二字音呼本同、賈公彥以鴉鵬為二、但夜鳴聲惡相似耳、陸氏則鴉與鵬并而與梟分條、宋儒紛紛置辨異同各出、蓋詩云為梟為鴉、明作二物、而爾雅言梟鴉則為一物、名物難詳、古經已歧出如此、竊以鴉梟自是一物、今俗所謂貓頭鷹、謂即古之鴉鳥、一名休鷂者、人常捕之、首似貓而翼尾似鷹、目晝昏夜明、故捕之常以晝、其鳴常以夜、如號泣、哺其子既長、母老不能取食、以應子求、則掛身樹上、子爭啖之、飛去其頭

懸著枝故字從木上鳥而梟首之象取之以其性貪善餓又聲似號故又從号而枵腹之義取之莊子之鴟炙即漢書之梟羹而休鷗鷗栗亦土名轉變也鷗梟自是二物微特為梟為鷗也即鷗鷗鷗鷗亦鷗自鷗鷗自鷗二鳥皆凶貪善擊故周公為鳥言連類而重呼之以致丁寧自爾雅鷗鷗鷗鷗釋為一而後世所謂鷗雀者亦有鷗鷗之名適與爾雅同陸孔遂以為毛傳疏朱子改之始正鷗雀小鳥安得冒鷗鷗惡稱况經言我子我室則首句

明是呼鷓鴣告之何云自呼乎但朱子亦未解鷓鴣
鴣為二鳥而諸家且以鷓鴣為別一種鴣則益支
至流離斷然當從朱子若以臯鳥少好長醜喻衛
小善無成既不切事瑣尾又安見是少好之貌或
改為黎人自喻取長醜之意則亦何必取不孝之
惡鳥哉蓋瑣猥小之貌尾末也羈孤失職之人常
覺局促隨人後故以怨衛之不相卹耳附論于此
以補予詩細所未及亦為廣要更廣之

麟之趾

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
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
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懼羅網王者至仁則
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
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

案麟似鹿故從鹿鹿亦有似麟者故有瑞應非瑞
應之別一角角端有肉則是史記言獲一角獸而
元世祖所見之角端蓋一物唯其至仁故出以警
告止兵元不必為瑞出嘗聞之兩當縣時見角端

往來雲中、顧未有言其即麟者、今俗畫麒麟作兩角、亦所謂似麟非麟者哉、

于嗟乎騶虞

騶虞、即白虎也、黑文、尾長于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

君王有德、即見

詩疏無此句

應信而至者也、

信、陶本、毛本俱作德、今從

詩疏

補野有死麇

麇、麇也、青州人謂之麇、

案釋文于野有死麇序云、麇又作麇、下引草木疏

云云說郭廣要二本並闕釋文引陸疏多載節則此條或當更有文姑取而補之亦姚氏本所稱獸之類九者也

丁云尚有牡馬一條姚說不足信

有熊有羆

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

毛本脫下字

冬多穴地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

以上詩疏闕

羆有

黃羆有赤羆大于熊其脂如熊白而粗理不如熊白

美也

爾雅疏引此段以爲赤豹黃羆疏

羔裘豹飾

豹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

豹

詩疏引此為赤豹黃羅疏下接上條羅有黃羅云云

案此似為赤豹疏而無及白豹故先主言赤豹若豹飾豹祛之豹未能確分其赤白安得先言豹赤豹為主名則此題當依詩疏改赤豹黃羅而首一豹字衍若此題不誤則首赤豹二字衍也

獻其貔皮

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為穀

詩爾

雅疏闕此句

遼東人謂之白羅

狼跋其胡

詩爾雅疏引在並驅從兩狼兮

狼牡名獾牝名狼其子名獬有力者名迅其鳴能大

能小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

詩爾雅疏闕止字

其猛捷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亦不能免也其膏

可煎和其皮可為裘

以上陶本俱止此

故禮記狼臄膏又

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

十九字陶本毛本並脫今從詩爾雅疏補

案爾雅疏詩齊風云並驅從兩狼兮陸璣疏云云

則此條應改題故禮記下廣要引為邢氏語而未

察其為陸氏元文也

毋教猱升木

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猱，長臂者為援。援之白腰者為獼胡。獼胡援駿捷于獼猴，其鳴噉噉而

悲。六字詩
疏闕

補 駒 駒 牡馬

牡馬，騊馬也。

詩釋文引
草木疏文

案爾雅馬屬牡曰騊，牝曰騊。注今江東呼騊馬為

騊。釋文騊作父騊之逸反。而于駒篇首牡馬引草

木疏云騊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意蓋以明作牡

草木疏校正下

之為正本而牧非古矣孔疏往往與釋文異仍主
牧馬為說故不引陸疏而釋文引之又僅三字遂
致纂者易漏今亟補之然三百篇言馬非一駒為
尤盛疏語不應獨見此條則闕遺可勝稽耶爾雅
獸畜分釋今依陸例此條宜從獸類也

有鱣有鮪

詩疏引在
鱣鮪發

鱣鮪

陶本毛本從爾雅疏所引
俱脫鮪字今從詩疏補

出江海三月中從河

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
有甲縱廣四五尺今于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

千餘斤可蒸為臠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

陶本無魚字

鮓魚形似鱸而色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

額下

陶本脫亦字

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

人謂之鱸鮓大者為王鮓小者為鮓

陶本鮓俱作叔

鮓一

名鮓肉色白味不如鱸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

或謂之仲明

陶本有魚字

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

化為此魚

詩疏引此以下爾雅疏引之

又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

腹有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鮓從此穴而來北入河

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鮓岫居山穴為岫

謂此穴也

維魴及鰠

詩疏引在齊風敝笱

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

之美者漁陽泉州及

詩爾雅疏無此五字陶本作遼漁陽泉州刀口六字尤異

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

就糧梁水魴

以上詩疏引在爾雅疏同鰠似魴厚而頭大魚

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鰠不如啣茹其頭尤大

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鰠或謂之鰠幽州人謂之鰠鰠

或謂之胡鰠

以上詩疏引在其魚魴鰠

案詩爾雅疏此條舊析為二題今姑依毛本

魚麗于罟魴鱧

陶本誤作鯉

鱧鮠也似鯉頰狹而厚爾雅曰鱧鮠也許慎以為鯉

魚陶本魴鯉爾雅曰鯉鮠也許慎以為鯉魚頰狹而厚

案鱧鮠爾雅經文鮠也乃鱧下注文陳氏解題所謂陸疏有引郭注者其以此耶然考陸氏之述舊說必舉其人無緣獨恡于郭璞陳氏疑陸在郭後但見陸疏引郭注不察郭注取陸疏凡引注文而直繫以本書大名多由文字脫誤恐爾雅曰鱧鮠

也。鮪字正是鮫字，而首句鮫也。之鮫乃鮪字。陸旣自釋鱧為鮪，而下引爾雅文以見異，并及許慎亦此意。郭注于爾雅鱧鮫分釋，而以鱧為鮪，未必不因于陸。惜邢疏失採陸疏，遂少證明，而此疏傳寫又將上下鮪鮫二字誤倒，益滋說者之惑耳。至說郭本則尤誤，并附注以見異。

九罍之魚鱣魴

鱣似鱣

陶本毛本俱作鯢誤

而鱣細于鱣赤眼

陶本毛本尚有細文三字今

依詩爾雅疏

案爾雅鮠注今鱣魚似鱣而大鮠鮠注似鱣子赤
眼則孔邢引此疏作鱣是也既言鱣細于鱣不必
更言多細文知有三字者後人行也二卷中儘有
足以補諸家之闕者亦有諸家所引而此闕者諸
家所無而此誤衍者皆在以義折衷之鱣似鱣而
鱣細赤眼即今北方謂之棍子魚鱣訛為棍南人
謂之鮠魚鱣轉為鮠也

魚麗于留鱣鮠

鱣一名揚今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本陶

脫二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

黃頰通語也

十一字

今江東呼黃鰭魚亦名黃頰魚

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鯊吹沙也似鯽

詩爾雅疏無此

二魚狹而小體圓而有黑點一名重脣鯊

詩爾雅疏無此

六字常張口吹沙

象弭魚服

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狸

詩疏

四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韃步叉者

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韃矢服經年

詩疏誤云海水將潮

詩疏無將字

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

如初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氣自相感也

鼉鼓逢逢

鼉形似

詩疏有水字釋文無

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鶩卵

甲

廣要誤堅

如鎧

詩疏有甲字

今合樂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厚

可以冒鼓

詩疏闕厚字

成是貝錦

貝水中介蟲也龜鼈之屬大者為蚌小者為鱗

陶本誤貝

詩爾雅疏俱無此二句

其文采之異

爾雅疏無此二字詩有之疑衍應去

大小

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蚶黃為質以白為文餘

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黠貝其白質如玉

其字亦詩疏行應去

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其貝大者常有徑一尺至一

尺六七寸者

七字陶本毛本僂脫今依詩爾雅疏補二疏記常為當亦無有徑一尺及下句

小者七八寸九

字應參用二本小者七八寸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

寶物也

螽斯

當依詩增羽字

爾雅曰螽蚘蟴也揚雄曰春黍也幽州人謂之春箕
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

謂似蝗而小斑黑

股鳴以下陶本毛本俱脫止作青色黑斑四字今依詩爾雅疏補正

其股作瑋瑁文

今詩爾雅疏誤刻又

五月中以兩股相切

陶本毛本

俱作作聲聞數十步

索爾雅本是蜚螽蛸蛸說者以蜚即斯字而疏闕引之不知是脫一字耶抑陸氏固未嘗讀蜚為斯字并詩之斯亦不連作名解耶

嚶嚶草蟲

草蟲常羊也一名負蟄

四字依詩釋文補

大小長短如蝗也

陶本無字

奇音青色好在茅艸中

陶本有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兗州人謂之

滕十四字乃下
條語廣要刪是

趯趯阜螽

阜螽蝗子一名螻

陶本毛本有負字非

今人謂蝗子為螽子

詩釋

文引此句兗州人謂之滕陶本謂上多亦字又因二無下字安加廣要無之是

案此二條舛誤据爾雅草螽負螻螽螽詩釋文
草蟲常羊也草木疏云一名負螻大小長短如蝗
而青色孔疏引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云則常羊
也三字非陸語有之亦當有一名負螻四字其早

螽當為一名攀無負字而陶本毛本于上條闕載

下條誤衍今稍正之

六月莎鷄振羽

陶本闕六月字

莎鷄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鷄
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

去其螟螣及其蝥賊

螟似野蚘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

爾雅疏及

陶本毛本俱脫似字今依詩疏補

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蝥螻蛄

食苗根為人害許慎云吏冥冥犯法即生螟吏乞貸

則生蠚吏抵冒取人財則生蠹舊說云螟螣蠹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奸宄内外言之耳故犍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

案螻蛄諸家以為即孟子之姑月今之螻蛄罕聞蟲名及食苗根事陸氏分釋四蟲自當有正說蠹者其次在螣蝗也下而後附見或說然詩爾雅疏皆闕引之則其文佚久矣故鄭樵亦以蠹未詳予行山東嘗於春夏之交聞有聲出地中又見有負兩小石輪周行田塍者問之一老門子對曰螻蛄

也南人謂之地穀北人謂之喇喇姑善咬人初生
鳴土中食穀種最為苗害故于播穀後以石壓治
之月令螻蛄鳴即此物也然則或說其信故既收
入四書溫故錄而復補綴于此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螟蛉者捷為文學曰

五字詩爾雅疏闕

桑上小青蟲也似步

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

葉詩爾雅疏作菜一蜾蠃土蜂

也一名蒲盧

四字詩爾雅疏闕

似蠶而小腰故許慎云細腰

也七字詩爾雅疏闕

取桑蟲負

爾雅疏作附

之于木空中或書簡

筆筒中

六字詩爾雅疏闕

七日而化為其子。里語曰：咒云：象

我象我。

九字詩疏闕。爾雅疏：有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

二十五字，或即此條元文。

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蜉，一

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

也。

詩爾雅疏闕此句。

里語曰：趣織鳴，嬾婦驚是也。

蜉蝣之羽

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

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

災、敵之美如蟬也、樊光曰、是

詩爾雅疏作謂之

糞中蜎蟲、隨

雨而出、

詩爾雅疏云隨陰雨時為之

朝生而夕死

如蜎如蜎

鳴蜎、蟬也、宋衛謂之蜎、陳鄭云蜎、海岱之間謂之蟬、

蟬通語也、蜎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

以上詩爾雅疏闕蜎以下陶本另行非

一名蜎、一名蜎、青徐謂之

蜎、楚人謂之蜎、蜎、秦燕謂之蜎、蜎、或名之蜎、蜎、各

釋文有之、詩爾雅疏闕引、

案陸雲寒蟬賦云頭上有綫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侯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似本此疏而言璣在雲先疏語必別有本當考或疑其文不類抑豈後人即因雲賦竄入者歟塘一名蟻蚋據詩爾雅疏所引止此五字其下接字林蚋或作螻也自是孔邢之引字林與本疏無涉字林晉愷令呂忱作元恪吳人不得引之毛本猶以入夾注故今去而一名蚋螻以下明見釋文或疑螻蟬

句亦字林語非陸語者則不必也

伊威在室

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

詩作婦

在壁根下甕

爾雅疏有器字

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

三字可去

蠨蛸在戶

蠨蛸長跖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網羅居之

碩鼠

當依詩本文重碩鼠二字

草木疏校正下

二十四

樊光謂卽爾雅鼯鼠也許慎云鼯鼠五技鼠也今河
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
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
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
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三字陶本毛本俱脫今依詩疏文補正今大鼠
又不食禾苗本艸又謂螻蛄為石鼠亦五技古今方
土名蟲鳥物異名同故畢也此段詩正闕

索爾雅鼠屬在釋獸入蟲類非

為鬼為蜮

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龜

當作蜮

三足

四字詩疏闕

江淮水

濱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也南方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細沙射人

詩疏
細字

大人肌其創如疥

案蜮說文廣韻釋文皆言似鼈三足爾雅翼又引此疏云是三足鼈鯨所化為能者與甲蟲有異則三足文下尚當有關遺

卷髮如蠶

蠶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幽州謂之蠧

胡爲虺蜴

虺蜴一名蝮螈水蜴也

詩疏及陶本並脫水字

或謂之號蝮

詩疏

及陶本並無

或謂之蛇螫如蜥蜴

以上爾雅疏關引

青綠色大如

指形狀可惡

案毛傳蜴螈也不連虺字陸氏似并爲一孔疏亦

欠分析爾雅列蝮螈蜥蜴于釋魚以其生于水邢

疏謂在草澤中者名蝮螈蜥蜴在壁名蝮蜥守宮

今俗則以在壁之守宮爲蜥蜴而在水爲水蜥蜴

在草爲草蜥蜴又通明四脚蛇此疏言如蜥蜴正

言其如在僻之守宮則上文水蜴也水字甚不可
脫此亦廣要足以補詩疏闕處號蜺二字則方言
蜺蜺二字之誤毛氏六校也

領如蝥蟥

蝥蟥

陶本作
蝥蟥

生糞中爾雅曰蝥蟥蝥也蝥蟥蜴也

案此條蝥突不如詩爾雅跡之明觀毛傳蝥蟥蜴
蟲也即出爾雅文本不及蝥蟥陸既為蝥蟥疏何
得突起蝥蟥生糞中為主句而下漫引爾雅仍于
毛義圖圖無別是陶本既不足取矣然蝥蟥生糞

土中蝻蟻生木中即桑蠹諸家既有明說元恪諒
當不殊而謬易為蝻蟻生糞中下引爾雅仍無當
則廣要亦非可憑也釋文及二家之疏皆未一及
陸語殆元恪本無此條而妄綴者抑有之而脫舛
已甚耶

案經義考于沈重毛詩義疏下云按隋經籍志載
毛詩義疏凡七部其著撰人姓氏者二家舒瑗沈
重是也七錄又有張氏今見于徐氏初學記所引
者其詮栗云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惟漁陽

范陽栗甜美長味他方不及也倭韓國土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桂陽有栗叢生大如杼其詮梅云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暴乾為腊置羹臙廩中又可含以香只其詮椅云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之梧桐也有白桐青桐赤桐雲南牂牁人績以為布其詮柳云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一種皮紅正白葉皆長廣柳可為箭竿杞柳生水旁樹如柳葉楠而白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其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路純杞柳也其詮麟

云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鍾王者至
仁則出其詮鳳云鳳皇名鸞鸞非梧桐不棲非竹
實不食其詮鶴云鶴形大如鸞長三尺腳青黑高
三尺餘赤頰赤目喙長四寸多純白亦有蒼色蒼
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其鳴高朗聞八九
里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其
詮魚云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來今鞏縣東洛度
北崖上山腹穴舊有北穴與江河通鱣鮪從北穴
而來入河鮪似鱣而色青黑頭頭小而尖如鐵兜

鰲口在頷下大者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鮪鮪大者
王鮪小者叔鮪一名鱠肉色白今東萊遼東人謂
之尉魚或謂之仲明者樂浪尉溺死海中化為此
魚鱗似鮪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語曰買魚得鱗
不如噉茹徐州謂之鱣鯊魚吹沙也似鯽魚狹小
常張口吹沙也一名重唇鱣鯊魚一名揚合黃
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者魚狸背上有斑文腹
下純青今以飾弓韃步叉也海水將潮及天將雨
毛皆起潮還天晴毛則伏常千里外知海潮也鯉

此鯉之北乃身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有甲大

者千餘斤攷貞觀中作正義又陸氏釋文每採沈氏之說疑徐氏所引亦沈氏書也右蓋朱氏誤以陸氏書為沈氏書沈氏書久佚唯釋文詳載其音而義則稍略以關雎序首所載沈重云云論詩無大小序之異者為最不刊予于詩細亟表章之孔氏正義之采沈氏者絕少唯陸氏疏則時及之今自其詮栗云以下無一非明見陸疏中為正義釋文所嘗採者而其間字句脫訛特多則相傳之本

有得失徐堅未能是正要之非引沈書或沈書在當日有引陸者要不得舍現存之陸而反移以歸久佚之沈朱氏之誤蓋由初學記誤以草木疏為毛詩義疏未及考毛詩義疏之實製草木疏又尚書禹貢正義及春秋穀梁傳疏之引草木疏多稱陸璣毛詩義疏云云則陸氏書亦得有義疏之名諸家未必不因此出入致濶朱氏既知作毛詩義疏者非一家而沈氏名較著遂舉以屬之過矣其于毛詩草蟲經下又稱是書徐堅初學記嘗引之

然所舉詮孫詮鳳兩條仍即陸疏亦見正義釋文中者蓋陸氏疏為南北朝人久所引重隋志之毛詩草蟲經猶唐志之毛詩草木蟲魚圖鄭夾漈所謂蓋本陸璣疏而為圖者然則陸氏此書之見尊信于儒林亦云至矣吾獨服正義釋文二書之述陸氏必舉其書名故讀而易攷爾雅疏亦然猶見古道他書則有述舊而徑据為己說以至輾轉而忘其祖宋元來著書家每坐此弊陸書之闕訛難悉考未必不由俗儒誤之為可歎也

魯詩

申公培魯人少事齊人浮邱伯受詩為楚王太子戊

傅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媿之歸魯以詩經為

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陶本毛本無傳疑下脫五字今依漢書儒

林傳釋文序錄補丁云學海本亦脫此五字

是為魯詩于是蘭陵王臧代

趙綰皆從申公受學臧為郎中令綰為御史大夫皆

以明堂事自殺其他弟子如同郡臨淮太守孔安國

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碭魯賜長

沙內史蘭陵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鄒人闕

門慶忌治官皆有廉節稱申公卒瑕邱江公盡能傳之以授魯許生免中徐公而韋賢治詩事江公許生至丞相傳子元成亦至丞相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而東平王式以事徐公許生為昌邑王師其後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先後襲式為博士由是又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為諫大夫其門人琅琊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

丁云王扶漢書儒林

傳一作王符又許晏亦云游卿門人與此同而序錄則云扶授許晏由是張家更有許

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至山陽太守時平原高嘉亦以詩授元帝為上谷太守傳子容少為光祿大夫孫詡以父任為郎中以世傳魯詩知名王莽時逃去不仕又有曲阿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亦去歸鄉里世祖即位徵詡為博士至大司農咸舉孝廉除郎中至大鴻臚永平初任城魏應亦以習魯詩為博士徵拜騎都尉卒于官

平原高嘉以下
釋文序錄闕

齊詩

韓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令固刺彘、帝憐之、以利兵與固、彘應手倒、帝以固廉、真拜為清河王太傅、固老罷、歸已九十餘矣、公孫宏亦事固、固授昌邑太傅、夏侯始昌、始昌授東海剡人后蒼、蒼為博士、至少府、蒼授諫大夫翼、奉前將軍蕭望之丞相匡衡、衡授大司空瑯琊師丹、高密太傅、伏理詹事、潁川滿昌、由是齊詩有翼、廷師伏之學、滿昌又授九江張邴、瑯琊皮容皆至大宮、其後、伏黯傳理家學、改定章句、作

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授嗣子恭恭、以黯任為郎、永平中、拜司空、恭刪黯章句、定為二十萬言、年九十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卒、

伏黯以下
序錄闕

韓詩

韓嬰、燕人、景帝時為常山太傅、嬰推詩之意而作內外傳、其言頗與齊魯間殊、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嬰、授同國蔡誼、誼至丞相、誼授同國食子公、與王吉為昌邑王中尉、食生為博

士授泰山栗豐

陶本毛本作豐吉誤今依序錄改

吉授淄川長孫順

順為博士豐為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

豐授山陽張就

陶本毛本作順今依序錄改

順授東海髮福皆至

大官建武初博士淮陽薛漢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識

緯受詔定圖讖當世言詩推為長後為千乘太守坐

事下獄死弟子捷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

高最知名撫定韓詩章句建初中為公車令卒其所

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撫授會稽趙昱

昱舉有道時又有光祿勳九江召馴閬中令巴郡楊

仁山陽張匡皆習韓詩、匡為作章句、舉有道徵博士、

不就、

建武薛漢以下、序錄闕、

毛詩

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

廣要作魯身陶

是本、申陶本脫、依是、序錄補、

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

授根、

廣要誤振、陶本是、

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

毛亨、

廣要作享、陶本是、丁云、學海本、亦誤振、誤享、

亨作詒、訓傳以授趙國

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

名其詩、曰毛詩、萇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

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
為新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時九江
謝曼卿亦善毛詩乃為其訓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
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世祖以為議郎濟南徐巡
師事宏亦以儒顯其後鄭眾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
詩注鄭元作毛詩箋然魯齊韓詩三氏皆立博士惟
毛詩不立博士耳

案草木疏卷末附載四家詩授受源流極詳盡釋
文序錄大段本之亦有序錄所未備者姚士粦謂

其與漢書儒林傳相表裏是也。陸旣專主毛詩為之作疏，故于毛詩獨從孔子卜商原起授受之本，以著正宗。序錄載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整亦吳太常卿，與璣或同時，後先而所聞不同。璣說即序錄所紀一云者，意似以徐整為正，然兩毛公之名，則徐未能詳。序錄亦第于小毛公下附注一云名萇，而毛亨世但言其見徐堅初學記，不知實出陸疏中。陸去漢甚近，其非杜撰可知惜。

陶毛二氏之本訛脫已甚、如魯詩之無傳疑三字為一句、全脫其下五字、韓詩栗豐之脫栗字、反于豐下衍一吉字、若豐姓吉其名者、不知下文之吉即上文王吉、而豐為部刺史、豐授山陽張就皆名而非姓、又訛張就為張順、不知下文順授東海髮福乃上文長孫順也、至以曾申為魯身根牟為振牟、亨為享、又毛本不及陶者、考困學紀聞之言讀詩記引草木疏、以曾申為申公、以克為剋、皆誤、則宋槧已失之、因一時之誤刊、遂至後人之誤引、而

或且以訾作者之失實其所害蓋非淺鮮故予皆
不憚詳校而是正之又經義考載王柏曰陸璣雖
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與釋文無一人合
其偽可知今觀二書正無不合不知王氏奚以云
然抑豈專謂其與徐整云不合耶否或謂無一不
合而不字誤為人耶有不合可以言偽然亦安見
徐整之獨正無不合更未可言偽漢書具在可一
一復也

又案毛詩之五博士學者皆据漢書儒林傳贊言

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及後書
儒林傳序列十四博士詩有齊魯韓毛之文然沈
約宋書百官志引後書無毛字近崑山顧炎武始
以漢世未嘗立毛詩博士斷後書毛字之為衍歷
据本紀列傳及百官志徐防傳注以證之而鄭全
祖望謂其當在魏黃初時邯鄲淳等寫補石經毛
詩與魯詩並列事中盖立于平帝罷于光武復于
黃初者吾杭杭世駿又謂其實在晉書荀崧傳乃
武帝太始間之所置無疑者其說皆博采之兩漢

紀傳志諸儒之說而定為折衷而不知陸氏之書
已昭昭言之曰魯齋韓詩三氏皆立博士唯毛詩
不立博士特摠揭其事于馬鄭諸賢之後陸氏在
范蔚宗前故不及晉事則其紀漢事自當更確於
范而十四博士文中之不當有毛字不深足以信
范書之誤衍沈志之得實哉而惜乎顧氏未採及
之則以陸氏書雖存唐宋人知重之而今人罕傳
錄故也特予拈出為顧全杭三先生一徵其見之
不爽焉或者得無以其言與范史有不合而疑之

乎然是書之可尚亦大略可睹已